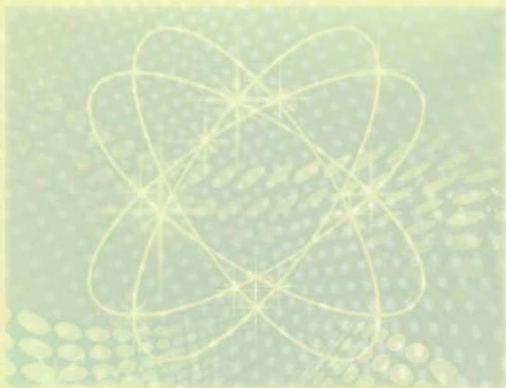


向上的台阶



目 录

1	向上的台阶
22	洗礼
53	鹿死谁手
79	下派书记赵林
98	无限风光在险峰
121	暗流
137	办公室的故事
173	乡第一夫人
210	较量
226	曹民的故事
249	本市户口
265	抉择
287	上任之初
313	政绩的另一种写法

2 向上的台阶

329 风雨山乡弯弯路

365 堡垒

396 山雨欲来

434 不敢麻木(代后记)

向上的台阶

代乡长任平送走最后一批乡里的头头脑脑之后，环视了一下自己的卧室，被褥全部是新的，还散发着太阳光暖暖的气味，房子是套间，外间像办公室一样，有沙发，有办公桌，桌子上摆着簇新的党旗国旗。新环境，新地方，新的办公室，一切都是那样陌生。任平点着一支烟，缓缓地吸着，口中喃喃自语道，我一生全新的一页就这样开始了。

任平原是县委办公室的副主任，三十五岁，任过乡里的副乡长、县委组织部机关党委副书记，任办公室副主任两年。半年前县委办公室主任调走了，他满打满算，这个主任无论如何也是自己的了。可一个星期前他却被突然宣布调到北屯乡任代理乡长，并于今天下午与县委组织部部长和前去接他的乡党委书记刘晓一起来到了北屯。任平清楚北屯乡是镇十五个乡镇中最穷的一个，干部都不愿来。临下来前县委张欣书记找他谈了一次话，说小任你还年轻，下去好好锻炼锻炼，年轻人不要怕吃苦，要有创业精神，北屯这个乡是穷了点，可那里刚好可以让你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任平望着县委张书记，嘴巴动了几次，想坚决地说自己不去，可终于没有说出来。他踌躇地对张书记说，张书记我都下过一次乡了，在乡里干了三年，现在再下去这个，这个……说完眼睛软软地望着张书记。张书记知道他要说什么，他大手一挥说，小任你这次下去和上

次下去不一样，这次你下去是我们县上的重点培养对象，地区何书记也给我交待过，让你好好锻炼。

何书记是地区的副书记，与小任沾点亲戚，小任把何书记叫叔。虽然何书记没有对小任的任命说过一句话，可张欣书记还是做得很到位，把小任从机关党委那个闲职调到了县委最具权威的部门——县委办任了两年副主任。主任调走后，任平本想自己当主任是水到渠成的事，可不知怎么搞的，突然任平就去了北屯乡。和张欣书记谈过话几天后，任平就来到了北屯。任平想着想着感到十分烦恼，他起身推开门，走出房间，遛达着来到了乡办公楼前。

传达室里的老传达咳了几声赶忙走出来，见是下午才来的任乡长就打开了大门。乡办公室里静悄悄的，空无一人，乡政府的办公室在二楼，任平到了办公楼后才想起自己实际上是要给家里打个电话。他摸索着用下午才从乡党委书记手里接过来的钥匙，开开办公室打开灯一看，办公室里的装饰让他吓了一跳。一台硕大无比的办公桌，两排木制沙发，地上铺的是大理石，一切都比他原来的县委办公室显得豪华高贵。操起电话，他要通了家里，电话刚刚响了两声就接上了，任平知道妻也还没有睡，她在等着电话。任平说，小兰我已到了，下午乡里在职的乡级干部在饭店摆了一桌，刚刚他们才从我宿舍走，我就赶到办公室给你打电话。妻子就问房间的情况，问吃饭在哪，问大家对他的态度。一来二去电话通了有半个小时，妻子那边好像还舍不得放下话筒。任平就说，小兰我挂了，我太累了，我想回去休息了。电话那边妻子还把八岁的儿子推到话筒前给他说了几句。两人虽离开才几个小时，却像离开了几年一样。放下话筒，任平关了灯，在办公室里默不做声地坐了有十几分钟。望着窗外茫茫的夜色，他重重地吸了口气，一只手下意识地将办公桌狠狠地捶了一下。他根本就没有想到过要下乡，压根没有想到过要到北屯这么个穷地方来。人的一生最大的悲哀莫过于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了，十几年政界的生涯他都任人摆弄着，干

着一些自己极不愿干的事，可不这样又怎么办，一切踏上政界的人都像吸了吗啡上了瘾一样，诅咒着吗啡，可又离不开，他想自己这一生注定要在宦海中沉浮了。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副乡长连顺就起了个大早，赶到乡办公楼后面的那一排平房，敲开了任平的门。连顺是乡里的常务副乡长，他是三天前才听说要来一个乡长的，而且这个乡长来头不小，他听说是县委张书记看重并培养的县里的后备干部，本来要任县委办公室主任的，说是再下来锻炼一下，将来将委以大任。连顺刚听说又派来了一个乡长后，满腹的火不知向何处发，他在副乡长任上已干了五年，送走了两任乡长，上届乡长已调走两个月，他代理了两个月。在这两个月的代理期间他充分感到了副职和正职的区别，乡里也有人叽叽喳喳地传说他要升任乡长。一时间他就分外努力，他下村上县，跑前跑后为乡里办事。他想工作干好了自有公论，有人劝他这样傻干不行，得跑，有人还给他说了个顺口溜“光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提拔高升”。说你连顺连跑都没跑到，还想在政界吃官饭，你等着去吧！果然，任平就突然被上级任命后送了下来。他十分懊悔，也十分沮丧，情绪低落，可一听说任平是县委张书记看重的人之后，他就马上调整了情绪，他想决不能露出半点怨气来，如果自己的怨气让任平觉察出来，或者让他印证了乡里流传的自己要任乡长的话语那么就会坏了大事。政界有时极要好的朋友都会因这一层而反目，不要说他与这位新乡长在昨天之前还不认识。

敲开门连顺马上面带微笑，双手握住任平伸过来的手说，任乡长你昨晚睡得可好。任平其实一夜都没有睡好，他本来想说自己换了地方睡不着，可话到嘴边却说，昨夜我睡得太好了，这里空气清新，一闭眼我就睡了，直到你敲门我才醒来。正说着话连顺紧跑几步进了任平的洗脸间，打开水龙头，给洗脸盆里盛满水，牙刷上挤上牙膏，这一切他用了十几秒钟就做完了。然后向任平说，任乡

长你来洗脸吧，完了我带你去吃饭。任平走进洗手间一看，忙说，哎呀呀，连乡长，怎么能让你干这些事呢，连乡长你太客气了。连顺忙说，应该的，应该的。

在饭厅里，连顺更是跑前跑后。乡食堂早晨吃饭的人就不多，连顺便顺顺当当地让师傅弄了几个小菜，任平望着七八个菜和一大堆吃食与跑前跑后的连顺心头不禁一热。他想基层干部到底还是朴实，一个副乡长竟给自己这样忙活着。两年来任平在县委天天都在为别人忙，谁都可以支使和训他、找他的茬，他一天到晚，忙得团团转。可到了乡里，从昨天下午到今天早晨，他却被热情客气和恭维的气氛包围着。看着一颠一颠又要拿什么菜的连顺，任平说，连乡长太丰盛了，怎么能吃完呢，不要再忙了。连顺摆摆手说，应该的，应该的，你从那么远到我们乡来工作，我忙一点是应该的。那天上午连顺带着他先到各办公室认了认门，后在任平的要求下，又带着任平到乡各主要单位转了转。

三天后乡里召开了全乡村级以上干部大会，全乡二十五个村以及乡直单位七站八所共二百多人参加了会议。那天任平本想好好作个表态发言，可他却没说出来，在开会前他已打好了腹稿，准备在会上讲一讲自己的施政纲领，可在轮到 he 说话前，乡书记刘晓把他着实介绍了一番。刘晓说，乡亲们县里给我们乡派来了一位年轻有为的乡长，我们任乡长既当过副乡长，又任过管县直所有党组织的机关党委书记，来咱乡前是县委办公室的副主任，县上的所有头头脑脑我们任乡长都熟。咱县委张书记说了任乡长到我们乡里来是回回炉的，今后任乡长的前程大着呢，他不是去县委就是去县政府，你们一个个要好好听任乡长的话，不然他以后飞黄腾达了，在这里结下怨，结下仇，那就不好了。听了刘书记的介绍，任平原来想好的一番话突然说不出来了。他想如果按自己原来想好的话说，无疑会给人们一个自己好像是救世主一样的感觉，夸夸其谈反而不好。刘晓书记讲的那些背景连任平自己都感到吃惊，他希

望自己在乡干部中的形象是一个平民百姓式的，靠自己的奋发努力而取得成功的干部，让刘晓书记一说，自己好像成了一个扛大旗作虎皮的小人。他心中略略对刘晓书记有了一丝不快，他清了清嗓子说，我下来其实要在这里扎下根来好好干的，我能不能给乡亲们办事，能否办好事，这要看我今后的行动，我也没有什么多说的，我只希望大家拧成一股绳，把咱北屯的事办好。他简短的发言赢得了台下二百多人的阵阵掌声，会议结束，几个村里的支书吵吵嚷嚷地说要请新来的任乡长吃饭，被他一一谢绝了。

会散后，任平去了刘晓的办公室，任平稳定了一下情绪，笑嘻嘻地说，刘书记你在会上那样介绍我，好像我是一个过客，是来这里镀金的一般，我在会上都不知说什么好了。刘晓说，任乡长你不知道我们这里的情况，如果我不那么说，这些人你就镇不住，这些人衡量一个领导首先要看你的后台，你要想凭真本事在这块地方白手起家站住脚，那是很难的，也是不可能的，只有这样你今后的事才好办一些，任乡长你大胆地去干，我全力支持你。说着两人便说了些乡里当前急需干的工作。

县里通知刘晓书记去县上开会，会议结束后，他想已有一个多月没有见过县委张书记了，会完办完事就进了县委办公楼。在二楼他轻手轻脚地进了书记张欣的办公室。张欣书记正在打电话，见刘晓进来就摆摆手让他坐。放下电话，张欣问刘晓说任平在那里怎么样。刘晓忙说，挺好的他人很实在。张欣书记笑了笑没有搭腔。

张欣原本确实准备将任平提为县委办公室的主任的，这主要是因为地区的何副书记是任平的亲戚，他觉得提了任平也等于给何书记送了一份礼。可两个月前他得到消息说何副书记有了男女作风问题，省纪检委正在查，而且这事只有几个核心人物知道，并说何副书记有可能改任省上的一个闲职，更让他胆战心惊的是，县上有人传出，任平为了当上办公室副主任已给他送去了五万元。

这虽是空穴来风，在当今人心浮躁到处在传说是官就在贪的大环境下，人们宁可信其有。所以当县委组织部长将一批干部的任免方案呈上来让他过目时，他将任平的拟任办公室主任一职划去，改任为北屯乡乡长。办公室主任一职改由与任平明里暗地竞争的县文化局长来任。这一招果然灵，文化局长的后台是地区副专员，文件一下外面的风声马上平息，同时张欣也可向还在位的何副书记传递信息，让任平下去锻炼一下，过一段就提上来，县上有副县长空位子就任用。可张欣的最终目的是千万不能让人把他与马上倒霉的何副书记连到一起，他原本想把任平原地不动，或者调到一个闲职，可那样又怕万一何副书记过了这一关不倒，得罪了何副书记自己不好交待。他就使出了这一万全之计，既不得罪何副书记，又给地区那位副专员、县文化局长的后台送了一份厚礼。

张欣端起茶喝了一口说，刘书记，任平在乡里的工作你要把关，这个人年轻毛躁，你一定不能太放任他，该管的还是要管，咱有些年轻干部不知道天高地厚，只想着走捷径，要扎实地干工作，要从有政绩的干部中提拔干部，刘书记任平在乡里是代乡长，你是第一把手，这个不能忘了。

走出县委大楼，刘晓心中感到十分纳闷，他思忖张书记对任平的态度怎么和一个月前不一样呢，自己一定要注意观察，多打听内幕，张书记对任平态度的突然转变一定有事。

那天任平正在宿舍里闲着看电视，被一阵轻轻的敲门声打断，他说了声请进。只见一位四十多岁的人走了进来，来人穿戴不俗，气宇轩昂。还没容任平开口，来人就首先介绍说，我叫王锋是乡里福豪工贸总公司的经理，想给你汇报个事。任平忙关了电视，对来说请坐，王锋也不推辞便坐了下来。王锋说，任乡长，我在北山上开有六个煤矿，前一段时间县里乡里非要让我停了，说这是在浪费资源，说着就详细向任平介绍了自己的艰辛和发展历程。

在县上时任平也听说过和看到过一些文件，国家要关停一些

小企业尤其是对资源浪费很大的小煤矿。可后来听说阻力很大，无法实行下去。王锋话头一转说，任乡长，我们都听说了，你在县上是个大有背景的人物，到咱乡一个多月了，我都没有请你吃顿饭，不知你今天晚上有没有空，我想叫几个朋友咱们坐一坐。任平一听此话，感到有些突兀，他一不认识这个王锋，第二一见面就去吃私营业主的饭，就显得自己太没格调了。任平就说，饭就不吃了，我今天晚上还有个会，你说的事，我得和其他领导核实后才能答复你，不过我在县上时可是听到过地区对整顿五小企业决心很大。王锋见状起身道，任乡长情况和情况不一样，我的六个小煤窑可是花了近二百万元才建起来的，还没有什么收入就要让停，这实在让人想不通。王锋顿了顿说，再一个咱县上的蒋主席也看过，说可以继续开。任平站起身哦哦着自顾自地向前走，王锋见状只得连声说打扰了就退出了任平的房间。

回味着王锋刚才说的事任平想这事一定不简单，县上政协的蒋主席原来是县上的老县长，后来去了政协。蒋主席与王锋有什么联系，任平想了好长时间也没有想出个所以然，他便打电话问连顺。在电话里任平问连顺，小连刚才有个叫王锋的人找上门来说他开什么煤矿的事，这是怎么回事。连顺在电话那头说，任乡长这个事一时半会儿扯不清，我马上到你那里去向你去汇报。

不一会儿，连顺就到了，他坐在沙发上，也没有寒暄就直奔主题。他说，这个王锋可不是一般的人，他是我们乡里数一数二的私企老板，不但开有煤矿，还有基建队，在乡里还开了两家舞厅。这个事从去年就开始要进行，就是说要炸井封井，可大家都知道这个人的后台就是咱们县的蒋县长，现在的蒋主席，大家都不好说，每次去矿井都不了了之，这事已有半年多了，他的井照样开，其他那些开井的人都看着他，他的井封不了，咱就别想封别人的井，光我都带着有关部门的人去过五六次了，每次去都办不了事，去的那些工商派出所的人都知道他有这么个后台，都不动真格的。任平说，

那怎么办，我们的这项工作就放着不动了，一个乡政府还对付不了一个私企业主。连顺忙说，我都这样说过多少次了，可就是行不通。任平说这事看来责任还在咱们乡里，这样，明天上午我和刘书记碰个头，再说吧。

第二天一上班，任平径直去了乡党委书记刘晓的办公室，向刘晓提出王锋煤矿的事。刘书记面露难色说，任乡长你有所不知，我们搬了几次都搬不动这个“拦路虎”，这事也就只有这样拖着了，我们的意见，就是想让县上的张书记来解决这事，我们实在没有办法，你来了可能这事要好办一些，大家都知道你是咱县委张书记的人，说着嘻嘻哈哈地笑了起来。这样吧，你是不是最近去一趟，看如何解决。回到自己办公室任平让办公室主任通知派出所、工商所、乡企和武装部的人来乡里开会，乡领导连顺参加。

下午上班时间一到，任平和连顺先后走进了乡小会议室。坐在会议室的十几个人赶忙都站了起来，忙不迭地与任平打着招呼。两人坐下后，连顺咳了咳就将会的主题说了出来，他说今天这个会大家都清楚了，就是看想什么办法，如何将王锋的几个矿井封了，进而将全乡的五小企业整顿好。赵公安首先发了言，赵公安在前些时间已听说了这个任乡长来头不小，不但是县委书记的红人，而且是地委何副书记的亲戚，这些事乡里的人都已知道。原来封井这事赵公安和乡里的领导上山去解决过几次，每次都是去说说或做做思想政治工作就完了，大家心里都明白王锋后面的人是谁，连顺和刘晓书记都奈何不了他，下面的小头目就只有察言观色伺机行事了。过去每次去，赵公安都明白，那不过是做做样子，是给上面看的，这次他也一样想看看任乡长有多大决心。赵公安就说，今天这会开得好，我们乡里的那些个小煤窑早该规范一下了，原来都不知去过多少次了，就是行不通，现在任乡长来主持乡里的工作，我们听你的，接着李武装、钱工商，一个接一个发言，都是一个话，坚决要关停那些小煤井，不过要看任乡长看政府的决心。任平看

大家决心大，就说这样吧，咱们明天早晨上山，赵公安要带足人马，李武装要多带炸药，我的意见咱来个硬的，干脆上去将井都给他炸了，看他们如何行事。这事我还要向刘晓书记汇报，如果再接不到通知明天一早咱们就按计划行动，任何人不得走漏消息，否则要负完全责任。

会一散任平就朝刘书记办公室走去，他想这个事一定要向刘书记汇报，虽然书记乡长表面看是平级，可坚持党的领导是写进宪法的，自己可要注意，在乡里工作自己如果老觉着是乡里一把手，跟书记平分秋色，到头来非闹意见不可，即使是现在人家都看在县委张书记、地区何书记的份上让你几步，可不定哪天就会有人把事给你搞得让你哭笑不得。

想着这些事，任平走进了刘晓书记的办公室，刘书记听了他的话后说，任乡长这个事我一直下不了决心，上面也有要求，我支持你，你就大胆地干，那些小矿其实给乡里也交不了多少钱，反而影响了咱县矿和乡直属矿的生产，使我们的财政收入下降。回到办公室，办公室门口已有人在等着他，他进了办公室三下五除二把事和人都打发完，正想给妻子单位挂个电话，想问问她家里的情况，电话却响了起来。拿起电话，却是县政协蒋主席打来的。蒋主席在电话里寒暄了几句就切入了正题，说小任我有个事，就是王锋那几个煤井的事，我的亲戚在那里也有点股份，你看是不是先不要动手，我再向上也通融通融看能不能给留下。听了这话任平马上惊出一身汗，他想不到会议开完不到两小时，蒋主席就已知道这事了。任平定了定情绪后说，蒋主席不知道你的亲戚在这几个矿上有股，我们乡政府已开会定了这事，想必你也知道了，这事再改就不好了，蒋主席你看这事怎么办。蒋主席那头沉默了有十几秒钟，然后说，任乡长，你还是好好考虑一下我的意见，我与何书记也是多年的上下级关系。

蒋主席不提他与县委张书记的关系，蒋与张在任县委副书记

和政府副县长时，为争任县长一职关系特僵，后来张欣任了县委书记，蒋的县长也没有当几年就去了县政协。任平就说，我想我叔要知道这事也会支持我的，电话那头蒋主席没有讲话，几秒钟后“叭嗒”一声，电话被挂断了。任平手拿电话筒愣在那里足有一分钟。从感情上来说，任平是不愿得罪蒋主席和王锋的，自己刚好到乡里，拢下一个人就等于多了一条路。可乡里那么多人都将希望放在他身上，都觉得他能干好工作，能冲破这个网。想想前，想想后，任平暗下决心不管他，事情已经这样了，自己就要干到底，何况这事是中央一再强调让干的。

下午任平正在看文件，王锋敲了敲门走了进来。他弓着腰对任平说，我有个事想给你说一下，说着吭哧了几下，没有了下文。任平见状，忙放下文件，说什么事你说吧。王锋说，任乡长，你常年在清水衙门工作，这点钱不成敬意，我的那些矿还望你能给通融一下。说着顺手把门从里面锁上，掏出一张存折说，这是以你的妻子的名义存在工商银行的五万元，可以通兑，望乡长笑纳。任平一生中还是头一次遇到这样的事，原本他都是从报纸杂志上看到过这种事。望着眼前的王锋，任平真想把他赶出门去，可转念一想，自己还是要讲究一点策略，小煤井这事过去一直办不好，井关不掉，可能就是有这样的因素在里面。自己要是将钱上交或把他赶出去，那样势必会使一大批人下不了台，那样反而使自己处于孤立被动的地步。他也知道这些个体户从来不怕花钱的，他们花出去一万要捞回十倍百倍，同时有些家伙实质上在给你拴上缰绳将来好使唤你，不过这事还是要讲个策略。他马上和颜悦色地对王锋说，王经理，我再清贫也不至于到了敢花你的钱的份上，这钱你还是留下，明天矿封了，你拿着再去发展其他生产。王锋笑嘻嘻着说，任乡长只要你手一抬，我就又过了一关，这钱说老实话，我也感到这样给你不大地道，可我没有其他办法，近两百万元我投到了山里，如果一封一炸就全完了，只要你给我拖拖，我给你找个可以遮掩过

去的理由，这事我日后定会好好报答你。说着放下存折就要走，任平一看就急了，上前一把抓住王锋说，王经理，我可把话说穿了，你要非留下我只有上缴给纪检委，到那时恐怕你得定个行贿罪。王锋听后果，顿时头上就冒出了汗，他没有想到任平会这样，过去多少关口他都是这样过来的，可这次却不灵了，他只得狠狠地跺了跺脚，拿起存折开门走了出去。

第二天上午八点，由任平带领的二十多人的队伍就到了北山矿区，那里东一眼西一眼到处都是私人的煤井，到了王锋的井口时却见设备已拆掉了，显然王锋已有了准备。赵公安这时见任平动了真的，就与李武装一起，吆喝着清理井口井底。乡里来的一帮人的表情复杂，他们也参加过多次这样的清剿行动，可最后都不了了之，今天看任乡长动了真，也都来了劲，他们知道如果单凭他任乡长再有十个也不行，人们也不会跟他跑，人们看得起的是任平的后台，是任乡长身后的那两个大人物。井口埋好了炸药，任平一声令下，井口被炸塌，一上午炸了三口王锋的井。其他小煤井一见这阵势，十天之内全部拆完设备下了山，半个月后北山上的三十余口小煤井彻底被炸井都封了口，再无人敢上山挖煤了。

那天县煤矿和乡煤矿给乡政府送来了大红匾，两个矿长流着眼泪说任乡长你可给我们除了一害，不然我们在价格上根本无法和他们斗，我们也实在无钱去送人、去请客，山上大大小小的个体煤井偷逃税收又无负担，煤价就低，可是却把资源浪费大了，这下可好了，说完千恩万谢地离开了乡政府。

小麦抽穗扬花的时候，连顺去了趟省公路厅。原来连顺在省党校进修过四个半月，认识了省公路厅计划处的科长小廖，可才过了两年这廖科长已换了顶子，由科长升到处长了。他还打听到当时一起学习的周科长也已任了省委组织部一处的处长了。这两个职务可是不得了，廖处长有向下投资修建县乡村公路的大权，而省委组织部一处是专门管各地州副厅级以上干部的考察、班子的调

整的。虽然没有生杀大权，但他们有建议权，有向部委会建议谁谁可以上，谁谁应该下，某某县委书记在当地有政绩，可列入第三梯队可提拔诸如此类的大权。听到这两个在党校的同学已升到这样的位置，连顺高兴得几天都没有睡好觉，他直奔省公路厅，找到那位廖处长，后又由廖处长将在组织部一处工作的周处长约了出来。那天晚上连顺花了三千多元，吃饭喝酒，上舞厅洗桑拿，最后他们约定半个月后由连顺来电话，他们两人准备到县上来转转，散散心。

那天连顺从省城一回来马上去了县委张书记的办公室，刚开始张书记很不耐烦，头也没抬只顾看文件，问连顺你有什么事，可去找你们刘晓书记。连顺按捺住狂跳的心，结结巴巴地说了省城两位同学的情况。张欣书记一听，大为震惊，马上抬起头目光盯盯地望着连顺，突然他说道，哎呀，连乡长，这么重要的关系，你怎么不早说呢，这样你回去马上向刘书记汇报，我也要给他打电话，要全力做好接待工作。再一个我们要去三辆车，我去你当然要去，把他们两人的家属和孩子都带上在这里轻松几天。说完张欣书记兴奋地在办公室里转来转去，他说连乡长，这可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资源啊，这个大机遇千万不能错过。说着张书记操起电话让办公室给连顺安排好住宿。张欣拉着连顺的手说，连乡长你就在县上休息几天，我有时间就陪你，你们基层干部太辛苦了，说着把连顺送出了办公室。连顺和办公室主任走出办公室，还如同在云里雾里一般，过去到县委书记的办公室，张书记是连头都不抬的，张书记到乡里检查工作，他只能像个通讯员似的，跑前跑后，根本没有直接接触县委书记的机会，每次乡里工作都由乡书记乡长来汇报，轮不到他，可今天他却受到了这么高的礼遇。看到张欣书记对自己这么好，让自己在县上玩几天，还让办公室主任给自己安排房间，他暗暗下决心无论如何也要将那两位同学请来，为自己撑撑面子。县委书记张欣也有他自己的打算，当县委书记已五年，年龄四

十二岁，正是向上发展的绝好机会。可他一直没有一个太硬的后台，一直没有一个能在权力核心层次给自己说上话的人，要想上到地厅一级固然要看政绩，关系却是必不可少的。而连顺却给自己带来了这么大的一个好消息。他决定晚上将连顺带上去参加县乡企局长的宴会，乡企局局长请了县上的几个主要人物，桌上只有连顺一个客不是县级干部。那天晚上连顺一高兴就喝醉了，其他人都担心连顺可能要遭张书记的训斥，可张书记却客客气气地让司机挽着连顺回了宾馆。桌上的人都暗自思忖，这连顺肯定又有什么大的套路。

二十天后三辆车悄然抵达了县城，他们选择了星期五到达。当天晚上，在一户农民家中举行了宴会，乡书记刘晓赶了来，他已将乡里的活动安排好了，在那位农户家，大家都玩得很开心。县里为发展旅游鼓励农民办旅游，就有一些人家盖小楼招女郎，吃住玩一条龙。那天上的菜都是非常具有地方特色的，县委办公室主任把事情办得非常出色，廖处长周处长都玩得高兴，就多喝了几杯。两个孩子都才八九岁，由他们的母亲带着在房前屋后果园里转着。那些在大城市长大的孩子都没有见过树上结的果子，看到苹果、梨他们兴奋得手舞足蹈。此时地区组织部长也赶了过来，原来周处长与地区组织部长是老朋友，周处长到县上后就打了个电话。地区组织部长一进门就伸出双手迎着周处长说，哎哟，你来也不给我早点打招呼，失迎失迎，周处长指着连顺和张欣说，连乡长、张书记安排好了，我就没有早早打扰你，这里风景太好了，孩子们都玩得高兴不知累，他们长这么大还没有见过苹果梨子是怎样长在树上的呢。大伙听了就一通笑。

第二天他们又去了县上有名的青松水库，水库边上有渔人饭店，有游艇，水库里有水面平台，直把省城来的两家人玩得连说不虚此行。廖处长连说，太好了，以后你们如果不嫌弃我们要经常来。张欣书记忙说，廖处长你只要打个电话，我们都会像电打的一

样去接你们。

第三天去了北屯乡，那里的自然景色更让省城的人赞叹，自然纯朴的山水，几乎与外界隔绝的民风。玩了一上午后，连顺、张书记、刘书记又带上廖处长去了一趟北部山区，那里有五个村两万多人生活在山区里，没有资金修路，五个村不通汽车。在那条崎岖的山路上，汽车无法行驶，几个人下车观察着路看着风景。廖处长把张欣、连顺拉到一边说，这样我回去后给你们争取五十万元的资金，你们自己配套五十万元，用来修这条路。不过有一个条件，这五十万元只能让连顺来批条，让他来掌握。廖处长拉着连顺的手说，连顺要是乡书记或乡长就好了，那样用起这钱就更顺了。张欣书记忙说我们调整，我们调整，连乡长很快就会是正职了。廖处长还压低嗓音说，张欣书记连顺有件事不瞒你们，我给你们拨五十万元，但我有六七万元的发票要让你们给报一下，当然这些发票都是开成筑路器材的，这事其实也没有多大个事，我自己也不装腰包，我还要拿着向上打点，这事你们可要给我保密。张欣书记忙点头说这个我知道，这事我们会处理的。那天直到晚上八点，两家的孩子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北屯乡，县里的三辆车连夜把他们送到了省城，自然车里本地土特产把工具箱都塞得满满的。

任平处理完王锋煤井的事后，在乡里落了个能办事的名，找他解决疑难杂事的人特别多。有一天县上城乡规划处的人来找他。原来北屯乡地界呈东西狭长状，东西三十余里，最西边的一个林与县城接壤，有几户人家没有经过城市规划科的同意，擅自在靠公路的一面盖了一幢楼用来出租，不少城规队的人和县公安局等单位找上那家带头盖房的人家，他们就说这块宅基地是自己的，自己想怎么盖就怎么盖。城规处的人一再给他们说盖房要经过城市规划，这块地方明年要征收，盖房是不允许的。可一听说明年还要征地，这一片盖得更起劲了。他们知道这么一盖，到明年县上征地时，那些地面建筑物价值就成倍地往上翻。可城规队的人的意见